

杜工部七言律詩

上

土坡文庫  
文庫17  
W122  
1



林正齋子集

金蘭正齋子集



D101851.91880

文庫 17  
W/22  
1

薛虞卿先生集註

杜工部七言律詩



金閭五雲居梓行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佐市立書庫氏寄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序  
余初讀工部詩辯其聲未通其氣也  
通其氣未晤其神也晤其神終未獲  
其解也蓋余學與年俱進則工部與  
余年俱淡相人之質以讀工部之詩  
高者見其高清者見其清權奇雄奧

者見其權奇雄奧如觀舍利本無定  
光隨入自異昔陶淵明讀書不求甚  
解則善讀書然紫陽諸君以一人之  
識一時之諦束縛天下後世聰明才  
辯之士使不敢動上以妥先聖賢之  
靈下以憲時王之制則註之思微而

功著也他如輔嗣註易郭象註莊俱  
於舊註外為解義妙析奇致故讀古  
人書者必傳古人之心傳古人之心  
者必更傳古人未盡傳之心工部忠  
愛熱中所為詩獄詞嚴聳則類春秋  
美刺委至則擬風雅作者固難則註

御序  
者不易故昔人有云讀書不破萬卷  
看不得杜詩看且難而況於註乎向  
來註者無慮十數家而虞註最稱有  
得然一人之意見覽識終未或盡故  
尚多舛缺欲增正之抑又難言之矣  
余友長洲薛虞卿兄真胸中破萬卷

人也邇且杜門謝客坐臥一高樓中  
即家之人亦不得數起居焉朝夕惟  
與二乘九籥爲伍如此者六載於茲  
故其慧境彌朗悟地彌超仍不廢酬  
賡咏歌以資真性因憶夙所稽核杜  
律虞註之誤闕如觀造竹橋一篇二

併及少微自居爲話家共指其他金  
根伏獵等訛悉爲釐正千秋暗室一  
日光融遂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豈  
惟少陵知己實爲邵菴得朋矣抑余  
於是而亦有所憶焉子美非襄陽人  
也其先世祖預原京兆人十一世而

至審言十三世而至甫甫世葬司馬  
村自審之祖氏族俱在甫前母滎陽  
鄭氏出於鼎族生母清河崔氏能著  
闡儀繼母范陽盧氏并父開葬首陽  
其誌狀尚稽也祇緣預之少子名義  
者竄於荆襄而甫遭離亂亦曾流寓

此地故譖者遂謂之襄陽兒耳何唐  
書不詳察耶余曩年初宦京邱時與  
友人辯此最詳第未曾記之豪楮今  
因為虞卿兄作杜律集註叙遂附此  
數語於叙末以補唐書之偶誤云  
崇禎戊寅冬越虞友弟徐如翰叙

薛虞卿先生杜律七言集註序  
杜詩備衆體而律為最多註者數十  
家而惟劉會孟虞伯生趙子嘗為最  
著子嘗專註五言伯生專註七言而  
杜律始單行於世我  
明楊文貞序杜律虞註疑其不出伯

生之手余嘗攷之有云元進士張性伯成所為也穿鑿餽餽附會牽合不無林杜之訛根銀之誤魯魚帝扁之錯臘獵璋麈之謬令人心自微纏莫克了了余友薛虞卿先生有慨焉亟以釐正增註自任久之成書余乍見

而驚怖其言如河漢而無極三四讀不自知其沉湎濡首矣蓋先生履歷同於杜者五勝於杜者六故能設身以處其地推心以代其口抗眉列論抵掌擊節若起杜於九京而與之上下千古晤言一室揖之而即前呼之



而卽應也杜下第困長安獻三大禮  
賦而先生以名諸生入成均貢於京  
師其同於杜者一杜謁肅宗特授左  
拾遺而先生奉

恩旨除授瀘州儒訓不繇薦授其同於  
杜者一杜號詩史而先生所輯郡乘

博學宏詞當道引重及吟咏篇什古  
今諸體鑪錘煥然一新無一字無來  
處其同於杜者三杜幽居浣花而先  
生化蜀之餘懷湘弔屈尋成都之卜  
肆問臨邛之酒壚其同於杜者四杜  
自比稷禹情不忘君而先生服膺鄒

魯性耻折腰憂盛危明膏施未究其  
同於杜者五杜扁舟下荆楚絕無地  
主而先生所至爭相延款載酒問奇  
戶外屢交錯其勝于杜者一杜挈家  
依嚴武幾遭其殺而先生里居之宅  
則長洲江令公所贈兼有詩期玉堂

棄官杜門則開府張公隆式廬之典  
署其門曰盛世醇儒其勝於杜者二  
杜流落劔南負薪拾橡稚子恒飢而  
先生足不下樓心織筆畊重以鍾王  
旭素衣鉢兼傳大名最早青藍晉國  
勝於杜者三杜故交零落惟朱山人

為隣不聞能詩而先生同社多鼎貴  
或奉為師表或待以父執其勝於杜  
者四杜年未六十厄於耒陽而先生  
登耄耄色腴神王能於燈下作蠅頭  
小楷其勝於杜者五杜與已八公曼公  
贊公遊而禪定未習先生謝客數年

長齋奉戒日惟焚香寫經回向專精  
淨業居然蓮臺中人其勝于杜者六  
惟先生同于杜者五勝於杜者六况  
本千二百意無煩鈎淡索隱弔詭挾  
奇而杜之綺麗穠郁者平澹醞藉者  
悲壯渾涵者清雄老秀者險拙含蓄

者感慨沉鬱者頓挫抑揚者紆回曲折者開闔節奏者一百五十一章之中靡不貫徹而會通之昔人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又謂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非先生於俗間經書有惠施之五車李克之四部茂先之二三十

乘蘭臺石倉天祿西陽之儲何以臻此哉余總角與先生忘年領契迄今升沉變幻不可勝數我兩人猶相視莫逆謂余爲知言屬余爲序嗟夫南華得郭象而彌玄世說得孝標而彌瞻先生真其人乎若以余爲玄晏則

楊  
余豈敢二七

崇禎十有四年七月仙山社小弟林  
雲鳳敬篋

崇禎十年歲在丁丑仲秋之杪奉酬上虞徐使君

見貽蘭蕪湖纒因得答寄鄆河陽秋山行旅圖

乞序余集註杜律歌

君不見ス秦姑學得萊家技績ク毳紡ク毳成ク珍ク縞輕ク比ク織

羅更ニ御キ寒フ貴ハ同ク金ニ縷ニ傳佛所章精義歲翼少君傳性中仁

精又不見日南蠶種特麗密越女治今法無匹抽作造

梵純溫被洪遂使陽鳥借名色京師寒露忽晴造化歌日為黃綿襖造化

全功始藉成尚方惟正賚公卿何當陋巷衡門下兼

杜律集註乞序詩

施忽拜故人橫故人施我不違着今溝斷生光輝  
時或濡毫做旭素扶肩助臆雲烟霏時或跣趺習觀  
經車輪朶朶蓮花青長春一氣無寒暑寶林妙法優  
曇馨豈但鷓鴣與鶴鷺即是雲裳何敢仰獨慚參也  
為溝壑那恤維鵲恣南芬從今行坐與君俱相擁寧  
勞寤寐思況復及時又當阨無心却似有心期更許  
新篇埃刻成先聲謝眺使入驚其如頗解難酬報且  
作狙探投木迎投迎何物是相將繪事幸有郭河陽

秋山崧高寫君炤行旅白王千里駕試懸君壁擬寰  
瀛竹葉舟來勿相訝勿相訝來何所乞為愍少陵虞  
釋逸吳風近習人鮑謝不知子美為何出余今增補  
虞未收須經玄晏高明質倘蒙慨錄僉父癡片言華  
袞千秋騰附報貪婪無厭情可容再拜如椽筆

吳郡通家友弟薛益頓首再拜上

伯鷹相公閣下

杜律虞註舊序

律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  
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  
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人之  
意顏謝以後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  
宋而律詩出號近體于是詩法變矣律詩始盛于開  
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從容蕭  
散有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

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繇夫性情  
之正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  
欲不踰矩為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  
雕鏤鍛鍊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蕩而氣愈弱蓋局  
于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為豪皆無性情  
之正矣夫觀水者必于海登高者必于嶽少陵其詩  
家之海嶽歟百年之前趙子嘗虞伯生范德機諸公  
皆擅近體亦皆宗子杜伯生嘗自比漢庭老吏謂深

于法律也又嘗取杜之七言律為之註釋伯生學廣  
而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蓋得之深矣觀其題桃  
樹一篇自前輩已謂不可解而伯生發明其旨瞭然  
仁民愛物以及夫感歎之意非淺得于杜乎或疑此  
編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原功所撰墓碑不見錄也伯  
生以道學文章重當世碑之所錄取其大而畧其小  
故錄此未足以見伯生然必伯生能為此也

廬陵楊士奇序



少陵紀畧

公杜氏名甫字子美少陵拾遺工部后人以爵里稱  
 世為襄陽人晉當陽侯預十三世孫曾祖依藝監察  
 御史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審言善詩與  
 蘇味道李嶠崔融齊名時稱文章四友公詩蓋衣鉢  
 於祖而益大之閑令奉天日生公於官遂為杜陵人  
 公生於先天元年壬子當睿宗之世次年癸丑玄宗  
 受禪改元開元乙卯觀公孫氏舞劔器於郾城戊午

杜律紀畧

七

七齡能開口詠鳳凰庚申九齡能書大字丙寅出遊  
選場辛未遊吳越甲戌自越歸赴鄉舉乙亥下第丁  
丑從李白高適遊亦在齊趙境天寶五載丙戌歸長  
安丁亥應詔不中己丑寓東都辛卯進三大禮賦玄  
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時年四十壬辰召試文章送  
隸有司甲午進封西岳賦乙未授河西尉不拜改右  
衛率府曹參軍丙申丁祿山之亂聞肅宗卽位靈  
武奔行在陷賊中至德二載丁酉脫賊至東都謁肅

宗於鳳翔拜左拾遺時年四十六會房瑄敗於陳濤  
斜以門客董廷蘭事罷相公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  
臣帝怒詔三司雜問以宰相張鎬抹乃解乾元元年  
戊戌出爲華州司功己亥鄴城師潰史思明寇河南  
北公棄官客秦州冬往同谷縣入蜀上元元年庚子  
裴冕爲卜草堂於成都之浣花溪辛丑召補京兆功  
曹參軍不赴時道梗又嚴武入蜀得所依也二年間  
李若幽代裴冕光遠代若幽光遠卒高適以蜀州刺

史攝尹事而嚴武代光遠時有段干璋之亂故尹數  
易寶應元年壬寅嚴武召還以高適代公送武到綿  
州未幾蜀有徐知道之亂公入梓州玄宗肅宗相繼  
崩代宗即位歲在癸卯改元廣德公浮游梓閬間甲  
辰自梓往閬聞嚴武再鎮蜀代適也遂歸成都武表  
公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永泰元  
年乙巳四月嚴武卒以郭英乂為成都尹崔旰反寇  
成都英乂奔靈池公亦辭草堂下戎州歷忠渝居雲

安大曆元年丙午自雲安至夔秋寓夔之西閣是歲  
杜鴻漸平蜀亂表旰為節度使丁未遷居赤甲又遷  
灤西東屯復歸灤西戊申出峽去夔至江陵遷公安  
冬入岳陽時楊子琳反陷成都己酉自岳陽至潭州  
尋入衡州復回潭州庚戌在潭率舟居又值臧玠之  
亂因避入衡州欲往郴州不果回潭謀歸襄陽道卒  
年五十九殯於岳陽子宗文宗武宗文小名熊兒宗  
武小名驥宗文早夭宗武有子曰嗣業然宗武亦貧

死不能葬公後四十年嗣業乃克襄事而元稹爲之  
銘公少貧不自振客遊所至人鮮知者惟李邕奇其  
材困長安中稍稍以賦頌自見高自稱許會遭亂不  
果用肅宗朝復以直忤旨遂坎軻終其身棄官流離  
值年難窶身自負薪採橡粟以食孺弱有饑死者究  
之身亦不寃至其爲詩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  
而有之他人不足公獨有餘雖與李白齊名白亦卒  
不能及公素許身稷卨固非其倫然流離顛沛心不

忘君其忠亦足念也諸瑣瑣不定信者並削不書

按小說稱子美往耒陽過江上舟中飲醉不能歸  
爲水標去玄宗自蜀還詔求之邑令壘空墳以應  
唐史因之遂有牛酒大醉一夕卒之語又呼嚴武  
爲挺之兒幾爲所殺幸簾鉤其冠者二武母救之  
得免是二事者世靡不以爲實錄徐考之無當也  
玄宗自蜀歸公方官諫省帝晏駕公在蜀代宗登  
極後八年公始卒安得當玄宗之世而公逝其失

實者一嚴武遇公甚厚公詩美嚴亦甚備歿猶思  
之不實雖有小忤不廢大德彼何自而殺公其失  
實者一一可事斷一可理斷皆不足信者聊書之  
以就正于博雅君子

白雲漫史識

杜律心解題詞

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子美為第一太白為第  
四豈白之材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白之歌詩飄  
逸豪放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  
于子美則悲歡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  
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  
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澹泊  
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醜藉若貴介公子者蓋

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  
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窮哉此子美之所以光掩前  
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  
遜齋閑覽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  
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  
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  
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

戈矛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管願天子聖大臣各  
伊周寧公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  
傷此悼屈止丁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畫載  
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王介甫  
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  
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  
所獨專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  
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諷清淺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

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壺奧乎元稹微之  
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  
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  
乃厭餘殘膏賸馥治古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  
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  
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慎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宋祁

杜律虞註叙畧

杜律虞註說者謂為元人張性伯成所為而托之虞  
以顯理或然者歐陽原功撰虞墓碑不及杜註東里  
業已疑之則其為贗書可必也余使流亂見彼國所  
讀書獨無經而以杜律虞註當之亦唐雞林賈之僑  
與今其書具存試諦觀之若鶯啼修竹不知為梁孝  
之園犬吠白雲不知為淮南之宅宗臣之贊不知為  
蕭何頻繁之表不知為王戎下韝不知為桓虞仗鉞

不知爲宗資、塞帷、不知爲賈宗、斷石、不知爲峽、長流、  
不知爲江、胡語、不知有老子、自寬、不知有榮期、息機、  
不知有馬援、如泥、不知有周澤、高門、不知有鮑宣、郗  
筒、不知有李商隱、行路難、不知有袁山松、烏皮几、不  
知有謝玄暉、與夫窮愁之本、於四離、獨夜之本、於七  
哀、糾紛之本、於賈誼、幽側之本、於沈約、真源之本、於  
昭明、青龍之本、於葛陂、朱棋之本、於西樓、伯仲之本、  
於典論、指揮之本、於漢書、莫打鴨之本、於古曲、欲教

鋤之本、於卜居、芟荷衣之本、於離騷、蕙葉之本、於孔  
雀、賦悲壯之本、於漁陽、搥奉引之本、於聖公、傳袈裟  
之本、於四分律、亦或末之、攷焉、甚者、金盃泥於玉盃、  
步檐訛爲步蟾、軍儲自供、未稽府兵之制、洞門對雪、  
莫脊掖垣之規、高葉忽雲、石之光、打鼓昧發船之飾、  
芋栗忘其橡、實諸天遺、乎內典、柑黃三寸、莫憶義康、  
之豪、鵬礙九天、弗紀楚文、之異、彩筆氣象、謂以才、而  
干人、江漢垂綸、恐因老、而不錄、則其涉於蕪陋、謬悠



也滋甚曾謂文人之註有是乎故以此解杜是爲誣  
杜以此名虞是爲誣虞宐毗陵氏擯而黜之自毗陵  
說行世稍知其爲贗不可謂無功於虞惜所釋寥寥  
無足深明作者之軌謂之有功於杜或未也用是不  
揣姑會其意而爲之詞竊附古者以意逆志之說云  
云

白雲漫史書

薛益跋曰白雲先生之說是矣然亦未若此之甚如  
觀橋合歡盧充金盃等一二顯誤則當正之其大都  
冠絕諸家定不可泯故天亦從之若有待于今日者  
然蓋益稚年隻管所窺迄今耄而愈甚者乃述聖氏  
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也益時時體省久之憬然  
卽鉅如王霸細若豆箆何一非入而亦何一非天自  
未季黨興舉人天一筆塗勾桀黠者夸父惟知有我  
而我其所我困敦者流沙并不知我我皆不知而況

人乎而又況天乎益仍管傍惟奉亞聖氏集養悅心  
他一無知已及讀楊子雲固拒附名皮襲美痛戒文  
業子美當流離維谷時仙人王皎明語其為少微星  
謫今雖偃蹇他日太名當垂萬世究竟李唐一代詩  
篇惟杜白為華夷誦讀迺虞註出之最晚真耶贗耶  
而獨與偕參之坡仙奎宿章蔡輩剷滅無遺文翰終  
行千古事類一變而帝則必察全鼎可知用是隻管  
箋杜一秉于虞誤則竭博稽之力正則任習氣之口

前庚辰歲始事再庚辰歲告成歲次一週中撥悶則  
諸春競美發興則蓮柳爭妍又重之以修默懸符胥  
鈔密印上虞徐伯鷹使君茄契最早崇禎丁丑歲八  
月伯鷹手書貽貺且云方事刻集索余所註杜詩余  
應以半而其書中多悽慘之情非復生平絕倒之素  
且報門牙已落讀之不覺動心遂答一歌藉手乞其  
玄晏余亦以頑癩誤藥幾殆雖邀迦摩羅幸諸事度  
閣今辛巳秋海陽舊社兄程伯洋力任梓傳林若撫

社長又不惜自傷藻鑑盛貴青黃以起溝斷復出默  
居士心解舊聞其相底成天機輻輳癡管固然迺贅  
跋其緣繇聽從剗剛如此

崇禎十四年歲在辛巳秋八月書于虛閣關中

杜律心解凡例

一凡詩皆本性情一時天機感觸有不容言者為  
妙最今人皆泥其鍛鍊精淡者為上而平易自  
然者為下而忽之略不為之闡析發明此尤註  
家之太病余雖疎淺亦不敢忽性情而崇句律  
以負老杜以誤後人卒使二百篇之遺韻竟湮  
沒而不存

一杜詩嘗本之六經語貫穿子史奴隸諸家所以

杜律心解凡例

人不可及時俗何據而謂詩不用儒書語更爲可笑

一詩兼與比賦后人詩不及古者以賦體多而寄興淺也故凡詩中詠物如雁燕鷗鴨之類當明其托物比興即寫懷志感中類多有之讀者不可草草略過斯其爲善讀杜者右心解係晉陵修默居士挾以官遊萬曆甲辰春刻於湖西竟不知心解者與修默白雲爲誰姑仍原號以俟之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目錄

卷之一

紀行

恨別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述懷

開官軍收河南河北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撥悶

愁

卽事

峽中覽物

暮歸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懷古

詠懷古跡 五首

蜀相

將相

諸將 五首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省宇

題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卜居

狂夫

野老

江村

赤甲

簡吳郎司法

又呈吳郎

題人屋

栢學士茅屋

崔氏東山草堂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 三首

隱逸

單山人隱居

題張氏隱居

卷之南隣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寺觀

洛城縣香積寺官閣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迥

玉臺觀

四時

卽事

暮春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秋興八首

登高

秋盡

十二月一日三首

卷之二

節序

立春

人日

小寒食舟中作

九日二首

九日藍田崔氏莊

小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冬至

至後

臘日

晝夜

晝夢

夜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雨不絕

白帝

返炤

地理

望岳

黃草

灑灑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

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又作此奉衛王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登樓

閣夜



眺望

野望

望野

亭榭

滕王亭子

題鄭縣亭子

果實

題桃樹

野人送朱櫻

舟楫

進艇

城西陂泛舟

橋梁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  
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音樂

吹笛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  
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  
春生鶩飛避暖勁翼思秋之甚眇不可見  
請予賦二詩

燕子來舟中

虫類

見螢火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五首

奉待嚴大夫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奉寄高常侍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

將復赴朝廷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弟

奉寄別馬巴州 贈韋七贊善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

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贈田九判官梁丘

寄常徵君

寄社位

所思

尋訪

賓至

客至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

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酬郭十五判官受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別送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送路六侍御入朝

又送辛員外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長沙送李十一徇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

重泛鄭監前湖

雜賦

示獠奴阿段

目錄終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上之一

明長洲後學薛益集註

海陽社弟程聖謨

紀行

男薛同較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  
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  
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賦也洛城河南洛陽城公故鄉也胡騎指安祿山  
史思明之亂也變衰宋玉九辯草木搖落兮變衰  
劍外劍閣之外江邊錦江邊也皆在四川憶弟公  
弟有四穎觀豐避亂他郡惟占從公入蜀河陽河  
南地名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思明於此幽燕  
河北州名思明窟穴也○公上疏論房琯有才不  
宜廢免肅宗怒出公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飢亂  
乘官入蜀無依故以別爲恨因言在蜀去洛如此

之遠胡人亂華如此之久當草木搖落之時行於  
劍閣之外遂爲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上思家  
之際見月則不寐而立憶弟之際見雲則不坐而  
眠其立其臥反晝夜之嘗所以見其恨之深也末  
因聞李光弼之勝而望其奮銳摧鋒掃穴犁庭則  
幽燕平而洛陽可歸矣

曉發公安數月愁此縣

北城擊柝音託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隣鷄野哭如

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  
無前期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賦也太曆二年公移居公安冬深入岳陽此詩作  
於是時柝警夜之木今之椰子也明星啓明曉星  
也不遲不久也鷄鳴人哭多在將旦之時如昨日  
言日日曉行所聞相同也生態有生之態也能幾  
時能幾何時歎時光之易去也無前期謂不知所  
止也陳迹王羲之蘭亭記俛仰之間已為陳迹

此詩起聯對偶而次聯不對者唐人謂之偷春體  
然次聯以野哭對隣鷄生態對物色又為就句對  
格言其曉發之時城上警夜之兵擊柝又將罷矣  
東方啓明之星亦不久而天旦矣鷄鳴人哭已如  
昨日之曉日復一日日光景迅速空乎物色生態條  
然而變也今我乘舟眇然一身從此而去江湖之  
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回首已為舊遊之地不必戀  
戀矣但資藥力身健則隨向而止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代宗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

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博降

劍外忽傳收蓟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謾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

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賦也劍外劍閣之外公時避亂在蜀田園在東京

蓟北即幽州指河南河北巴峽巫峽皆在蜀地巴  
在重慶巫在夔州襄陽屬湖廣北歸洛陽所經之  
道峽狹而險故曰穿襄水順而易故曰下○此詩  
言久客劍南忽有入傳官軍收復之事一聞之初  
悲喜交集當喜而悲者傷亂離數年而始復故先  
之以泣既悲即喜故隨看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  
有可歸之計所以謾爾捲束詩書不勝其喜而欲  
狂也無愁有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又空縱飲且



乘此春光可以相伴而還鄉也即從便下四字見其歸速之意此預道之言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賦也癖偏也漫浪漫渾漫興言無復着意於驚人入也新添新成也水檻公所居草堂水亭之檻也槎

枯木也替代也陶謝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公集有水檻詩○此因觀水勢平侵廣濶如海未暇長吟聊且短述故追感平生而自謂性癖喜工詩句每造語必欲驚人不然雖死不止然此壯年之事今則老矣所作皆漫興成之春來花鳥不用深愁我之詠汝第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亭以為垂釣之地不用渡江特以槎木代舟亦好奇之意今水勢如海可憑檻長吟而老不能苦

思安得有人冥思入微善為佳句如陶謝妙手者  
使之述我意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不但短述而  
已

揆悶

聞道雲安麩米春纔傾一盞即醺入乘舟取醉非難  
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擬音花開頭  
捷有神已辨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賦也雲安縣名今夔州府雲陽縣麩米春春字心

解云贊詞虞云酒名東坡云退之詩曰百年未滿  
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名有郢之  
富水春烏程之若下春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  
凍春劔南之燒春杜子美麩米春裴鏞之傳奇記  
亦有酒名松醪春迺知唐人名酒多以春長年三  
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峽中以篙師為長年舵工為  
三老揆花凡欲開船則揆轉花尾船頭便開故曰  
揆花開頭捷有神指其善用舟也青錢川人不以

准折一色見錢為青錢顧謂工賃直謂酒直○此  
題為撥悶而終始云雲安之酒蓋公在忠渝將往  
雲安故言聞其美酒一酌便醉思往飲之以撥悶  
也因言乘舟而往以取一醉亦易事耳若果下峽  
而往豈特一酌耶定有幾巡之醉遂呼舟師之名  
言我實愛汝振轉梢柁以開船頭其捷疾如有神  
助下峽何難然我非謬言已備顧直之費當使麴  
米春美味得飲以消愁也乘舟已下六句皆設辭

而情亦切矣以此撥悶殆亦談河止渴乎取醉消  
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犀直皆乘舟非難之  
事末句關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開頭  
對振柁此就本句對格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  
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  
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扇縱橫

與而賦也楚辭云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  
 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  
 在夔州見後古跡詩有三峽西陵峽歸鄉峽巫峽  
 渭水秦山在關中乃公所居也巫峽之水本非有  
 情之物不能為我而少止其流故云非世情戴埴  
 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亦此意  
 也水回曰渦底何也問鷺之浴有何心性而自得  
 如此不知人之愁也自分明言花之開不干人事

無賞心也草喚愁生水無世情鷺浴花開自適其  
 意此四者皆所以感公之愁而愁之所在則安史  
 之亂兵戈十年不解南國洛陽也賓客公自謂也  
 孤城夔州也人民也虎縱橫以暴斂言所謂苛政  
 猛於虎也○此公思歸而不可得故以愁自遣也  
 身在他鄉不得歸焉知此生得見故園山水與否  
 今則民皆罷病而虐政未休歸期未卜安得不重  
 其愁前四句愁之端後四句愁之實

卽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  
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  
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申腸斷秦川流濁涇

賦也草亭音囊西草堂也白魚魯璘隱嵩山有大

夫行惡不廉見璘垂釣問曰先生今日得多少魚

璘曰此池淺無巨鱗有白魚一雙長二三寸不受

釣大夫慚而去三寸黃柑黃柑以三寸者入貢猶

青不可食也馬卿司馬相如患消渴病阮籍字嗣  
宗晉人率意獨駕行不繇逕路車跡所窮輒痛哭  
而返細柳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亞夫爲將軍  
駐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散金申言防吐蕃京  
師未得罷兵戈也秦川陝西諸水多以川名秦川  
天水郡有秦川亭在清水縣乃秦仲所封地秦之  
爲號自此始秦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而  
不言清渭以喻時之亂○此公居於草堂賦景以

自傷言衆山際天而草亭孤立其中江中風雨晦  
冥之時公獨登焉魚不可得柑未可食其蕭索如  
此因自歎多病如相如窮途如阮籍而京師戒嚴  
人情洶洶若濁涇未有清時此可爲斷腸何如哉  
前四句卽物之事第三聯卽身之事末聯卽時之  
事

峽中覽物

曾爲椽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平峽忽如瞻華

岳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  
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賦也椽吏謂爲司功也三輔者京兆扶風馮翊也  
公曾爲華州功曹華州屬扶風潼關在華州華陰  
縣華嶽在州東南黃河經州北而東俱在今陝西  
公故鄉也移遷也薜蘿草名長言久也○公在夔  
州見巫山之高峽江之大因憶往年爲華州功曹  
時公事趨三輔而在潼關之內詩興之多者嘗瞻

華岳之高見黃河之大以壯其思致也今乃觀巫  
峽造天有顛華岳故曰如瞻蜀江壯悍有類黃河  
故曰似見然在潼關而觀河華則為椽吏時也今  
則自舟中得病而遷居洞口已過一春薜蘿日長  
而衾枕未離豈復有昔時之春興哉故謂此江山  
之形勝雖不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惡非可久居不  
知何時去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歌也忽如猶  
似四字相應曾為憶在四字今日則憶在潼關之

時他日則回首峽中之地○又云安得何時回首  
潼關而得詩興之多耶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栖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  
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  
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賦也梧葉碧經霜則黃鶴不木栖當是鶴也此借  
言之客子非故鄉也桂水桂州臨桂縣漢水一名

桂水今指湘潭言秦川鼓鞞馬上鼓京師尚屯兵  
防吐蕃也○此蓋公有所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  
歸途之景而起興及其到家之情以為言也欲行  
則無雇舟之錢欲北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維  
谷者也又自傷五十餘歲而未得稱意無可往者  
明且還策杖藜以自出看雲而已所謂無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誠有如莊子之言者矣○此作與前  
北城江草諸作俱屬初體皆楚聲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路亦為補遺在西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  
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杯寬唯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賦也江浦魚復浦也動微寒蓋夜經雷雨且必微  
寒並坐兩鷺立於樹枝堅凝不動若並坐然皆不  
鳴飛故云交愁濕劇戲也羣鷺回翔振迅高飛若



本傳  
戲劇然故云太劇乾喜毛翮之乾也此四句言阻  
雨之時景所以悶坐而不知所出也因自嘆老來  
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惟路十九愛人酒  
後清狂之態雖數數訪之飲我以酒而無倦厭是  
欲藉其酒以遣悶此題所以云戲也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五謂庾信宋玉昭君先主孔明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  
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  
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賦也支離出莊子卽流離也公走三川爲賊所得  
又走鳳翔故云然也西南指巴蜀言三峽巫峽西  
陵峽歸鄉峽也淹日月淹滯歲月也五溪雄構西  
沅辰也在湖廣辰州界其地蠻夷衣服異制皆槃  
瓠子孫槃瓠犬也高辛氏時犬戎兵強帝曰有能

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隨瓠升南山產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共與之共處也羯胡指安祿山無賴言其負玄宗之恩不可仗也詞客公自謂也庾信宅即宋玉故宅在江陵周書云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嘗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中有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故公因其故跡以自況也詩賦指庾言○此篇公先詠已所至之地未及庾信乃詠古跡未以庾自比謂

其詩賦名重於時今公亦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次聯接第二句三聯應第一句結引以自比終支離之義庾信亦與詞客相粘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賦也宋玉四川歸州人歸與夔鄰玉為楚大夫憫其師屈原忠而放逐作九辨其辭曰悲哉秋之為

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荆州亦有宋宅庾信  
 因侯景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宅庾哀江南賦  
 云誅茅宋王之宅是也風流以標格言儒雅以文  
 學言亦吾師言其風雅可以效慕非道德師故云  
 亦也千秋以玉至公時言一灑淚以玉得同時師  
 屈原而恨已不得同時師宋玉也故玉宅在歸雲  
 雨臺在夔空文藻歎其人不在而文藻猶存豈夢  
 思無復有賦夢思者也按宋玉高唐神女賦序楚

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玉曰昔先王  
 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  
 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  
 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朝為行云暮為行  
 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襄王使宋玉賦之其夜玉  
 夢與神女遇焉此亦寓言疑即疑此神女事○此  
 詩因有宋王之宅而專詠宋玉故始終用其本事  
 故宅荒臺指其蕭條實跡言又因雲雨之句遂用

其事結之唐人詩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夫雲雨  
盡堪疑意亦近之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  
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  
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賦也赴者會合順流之狀明妃名王嫱南郡秭歸  
人避文帝諱改昭君曰明妃漢元帝後宮頗多不  
嘗幸乃使畫圖其貌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

者十萬少亦五六萬昭君自恃其美獨不賂畫工  
惡其形及單于來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  
及入辭光彩射入悚動左右帝欲留而名字已去  
臣下曰恐失信外國恨之不及帝乃按窮其事畫  
工毛延壽等棄市紫臺漢宮名北方爲朔胡地爲  
漠後以單于旣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將爲漢將  
爲胡曰爲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胡地草白惟昭  
君塚獨青故曰青塚畫圖不必是延壽蓋言後世

畫工所傳省識謂想像記識此春風面冶容之謂  
琵琶不知所起胡中馬上所鼓之樂長三尺五寸  
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釋名推手向  
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瑟因以為名昭君初適匈奴  
在路愁怨馬上彈之曲即昭君怨也○此詩亦因  
荆有昭君村而專詠昭君也言羣山萬壑之間尚  
有明妃生長之村其人則去漢適胡遠別紫宮居  
朔漠又已死矣獨留青塚於胡地向黃昏猶云夜

泉冥漠之鄉也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  
獨留青塚故環珮之空歸空有月下之英靈耳所  
鼓琵琶傳留到今怨恨分明於曲中論矣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  
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  
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賦也蜀主劉備也窺小視也吳孫權也三峽巫峽  
建平夷陵界也先主耻關羽為吳所殺親東征吳

為吳將陸遜破於秭歸棄船步道歸魚復縣改名  
 永安後遂卒於永安宮今夔州府奉節縣諸葛亮  
 受遺詔處宮在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  
 餘里江山迥濶峽中所無公自註山有臥龍寺先  
 主祠殿今毀為寺廟在宮東○此詩因夔有先主  
 廟武侯祠而作最見公尊昭烈之義天子所寓曰  
 幸天子之歿曰崩乘輿之蓋曰翠華尊昭烈為正  
 統春秋之筆也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言漢祚

帝蜀可見矣永安既為寺則當時翠華惟空山想  
 像而已所御玉殿亦虛無渺漠於野寺中廟在寺  
 傍第三聯遂言廟祀之事松杉而巢水雀見民不  
 忍伐廟之古也伏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祭祀之  
 勤結以武侯祠祭又見君臣際會之盛至今人思  
 慕之有不忍忘也

諸葛太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二分割據紆籌  
 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

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决身殲軍務勞  
 賦也宗臣武侯為世所尊也肅肅然起敬也三分  
 漢魏吳鼎足而居也紆委曲也二分割據應時之  
 權也一羽毛一猶獨也翱翔獨舉萬古仰望伯仲  
 兄弟也指揮經畫也失畧去也運天運也志决决  
 於恢復勞食少事煩之類也○此詩極贊諸葛因  
 武侯祠而言其大名充乎上天下地之宇貫乎往  
 古來今之宙乃漢昭烈開國之宗臣其遺貌堂堂

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之心也因言何以如此  
 蓋其籌策當時之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  
 不可與圖惟可跨荆益保巖阻以待其變則三分  
 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患矣然此籌策無以  
 復加獨見之超若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  
 無與儔匹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  
 佐之才直可與伊尹呂望為兄弟行輩豈特如陳  
 壽所謂管蕭之亞哉但是三分之籌策盡如當時

所謂荆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之功必爲所掩而人不論矣未乃言惜乎天運已移漢祚難復故後出師表亦决志於死而後已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南方輿勝覽云在府西北二里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本傳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劉先生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安在焉顧之繇是先生遂詣亮三顧乃見建安廿六年卽帝位以亮爲丞相後先主疾篤召亮囑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不然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



以死建興元年封亮為

武鄉侯五年率諸軍

北駐漢中臨發上表十二年春亮悉大眾斜谷

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魏司馬懿對壘

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疾篤卒於軍栢武侯手植

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又錦官錦江織錦濯於江中

錦乃鮮明故云錦江○此公初至成都訪武侯廟

而賦也起句問祠何處尋接句在城外古栢陰森

處是也次聯詠祠堂之景因追感先主當時屈已

求賢為恢復天下計武侯既出開基濟業歷事兩  
朝繼之以死此老臣忠君之心惜乎渭濱之師司  
馬懿怯戰未見大捷而武侯死乃千載之恨所以  
長使英雄思之而泣也前四句詠祠堂事後詠武  
侯事

將相

諸將 五首

五首乃言天寶以來諸將公秋至雲安作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  
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  
斗閔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在長安今西去府附郿縣名胡虜謂安

祿山千秋自漢至唐約有千秋玉魚西京雜記長

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十騎往遊其間

高宗使巫劉明奴王准然問其所繇鬼云我是漢

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

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  
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今在殿  
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  
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勅改葬  
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現在恠亦隨息金枕是盧  
充幽婚已詳虞說非是南史沈炯傳字初明為魏  
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  
之意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

間蒙覆也昨日早時言速也西戎謂吐蕃時及回紇入寇閃閃鑠也北斗長安城名閃安閃也多少言多也材官武技之臣涇渭二水名涇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馬翊陽陵縣入渭水至京兆合渭水涇濁渭清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此詩因關中陵墓為胡人所發掘責諸將當謹備吐蕃也言漢朝陵墓正對南山之固誰料祿山之反尚遭胡虜大禍殉葬之物一旦出在人間遂責諸將曰

杜律

我見汝方悲用兵之勞不勝吐蕃之逼而戒嚴然汝亦嘗樹旗旌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然雖不用愁亦不可玩故復警之曰涇渭之上屯兵備戒其數不少將軍且莫破其愁顏以私取樂倘材官失守吐蕃入關復有發掘之慘其責之之辭可謂峻且切矣

杜律

上之二

二五三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賦也三城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烽火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天驕前漢匈奴傳自稱天之驕子拔漢旌以漢言唐諱君之體也回紇匈奴種也朔方兵至德元載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胡來即安史也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哥舒翰失守敗績陝監最險龍起指肅宗即

位於靈武晉水在太原府唐高祖興王之地今為安史所据至此而復清至尊即肅宗也○此詩因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將不能任君之憂也言昔者韓公之築三城正欲絕胡虜之侵中國豈謂反資其兵以為討叛之援遂言祿山之來不覺竟踰絕險幸肅宗之興不失舊物然無竭力致命之臣故曰獨使天子自憂不知諸將以何事答昇平時寵貴之恩乎其可愧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一重滄海未全歸禹  
甸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衰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  
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申事春農

賦也洛陽河南府也烽兵火也秦關百一漢紀秦  
得百一焉註秦地險固一萬人足當天下諸侯百  
萬人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相國謂王縉也繇  
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堯封方輿  
勝覽云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衰職詩太雅云衰

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此詩責諸將擁兵冗食  
不能屯田以紓國用也言東都向者為祿山所破  
宮殿已灰燼長安為祿山所陷秦關之險更無論  
矣東方州鎮尚有逆節則禹之貢賦未能會歸安  
史餘黨猶據鄴城則堯之封疆何處可覓此征伐  
之所以未休也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為本因責  
諸將曰補衰宰相之位也今諸將加官皆專內任  
則干預衰職多矣然宰相制國用而天下軍儲無

自給糧餉之理當思所以足食之方惟王縉之臨邊也稍為可喜且肯息兵屯種銷兵器為農具庶幾不忝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將可不取法乎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太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賦也公在成都嘗北面京闕扶桑銅柱在南故曰回首扶桑國名在碧海之中樹長數千丈周千餘

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銅柱後漢馬援傳光武拜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趾立銅柱為漢極界標表也氛祲妖氣也越裳在交趾南即周公相成王時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翡翠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翡翠赤而翠青其羽可為飾南海郡名明珠翡翠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其土產也無消息久寂寥者代宗時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故交趾珠崖之貢不來殊錫異賜也

大司馬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帝親餞於郊此殊錫也侍中貂後漢輿服忘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惠文冠其總兵於外者又皆兼內任而稱侍中之貂也炎風以極南言朔雪以極北言天王用春秋例大一統也○此因嶺南自明皇時南詔之敗繼以中原之擾多所未平諸將居外平日受加官之異賜總兵而帶內任插侍中貂徒冒殊

恩而不為忠良之臣因言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所蒙南番貢珍久絕則聖朝輿圖有缺越裳比交趾應銅柱言南海指珠崖應扶桑言後歎昔夫率土皆天子之地翊戴聖朝以圖恢復只在忠臣而不在汝等徒矜位服之臣彼之之辭也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才

賦也錦江濯錦橋之江巫峽俱見前註望鄉臺在成都之北隋蜀王秀所築嚴武鎮蜀辟甫為參謀時甫隨武登此臺以迎中使也三持節兩為節制鎮蜀一為刺史綿州數舉杯言多暇也安安天下之危也○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公遂去成都縣巫峽而還夔州追憶嚴武之賢非中朝諸將之比作此詩以專美之言自春至秋遠念嘗與嚴公共迎中使於蜀親密如此因言武受君恩屢為節度

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閑嘗有稱觴之樂其親密益又久矣然今既亡不可復見遂嘆西蜀地形為天下險須仗高才如武者方可鎮安耳若曰今無其人而遂致多事諸將能無愧耶八哀詩可見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乾元元年諫院作

按大明宮即蓬萊殿為含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明會即古之外朝也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  
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  
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賦也五夜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夜止於戊  
故曰五夜箭漏箭也即更籌九重天子之門九重  
仙桃漢武時有青鳥集於承華殿前以問東方朔  
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桃七枚母自啖  
二枚以五枚與帝龍蛇畫於旌旗者燕雀巢於宮

殿者絲綸禮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池鳳凰  
池謂中書省也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  
新安王嘗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  
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曾之子曾嘗為中書  
舍人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  
至讓冊既進藁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  
茲冊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  
美矣○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乃昧爽之初

天子視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和氣滿容如食仙  
桃而有醉色亦見天顏之有喜也少焉天色正明  
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煖故旌旗動惟風  
細故燕雀高已上四句自相接續第五句言退朝  
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賈至有詩就讚美之言  
賈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為和至而作初聯早朝  
之事次聯大明宮之景三聯退朝有詩而讚之結  
聯即舍人之事而歸美之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按含光殿之後有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御  
之即古之內朝也左有東上閣門門下省在  
焉右有西上閣門中書省在焉公時為左拾  
遺隸門下省故出左掖掖傍之小門也

天門日射音石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  
委佩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嘗五色雪殘鳩鵲  
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賦也天門天子之門榜門扇以黃金爲飾赤羽旗  
旗畫赤羽所謂前朱雀也委佩曲禮主佩垂則臣  
佩委言佩委於地而宮草承之承受也駐遊絲爐  
烟停駐如遊絲也蓬萊宮即大明宮天子正朝也  
嘗五色休徵也鳩鵲漢有鳩鵲觀在甘泉宮蓋借  
比當時之禁掖也亦多時日出春晴故雪消已久  
侍臣公自謂也青瑣以青畫省門戶邊鏤中也○  
此首句言殿門之上次句言殿門之下三句言廷

中四句言殿上鳩鵲觀在禁內通前六句皆賦宣  
政殿朝會之時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省第八  
句方言晚出歸家而全題完矣退食召南詩

紫宸殿退朝口號

按紫宸乃唐內便殿謂之上閣日御之即古  
之燕朝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

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賦也昭容女官位正二品係九殯唐制天子坐朝  
宮人引至殿上後天祐間罷引雙瞻二宮人引導  
御輦面內而前行也花覆唐宮中多種花柳百官  
班列其下也淑景春日晴和也紫宸內衙晝漏時  
刻必待外廷高閣之報故稀聞公為拾遺低僚不  
得密侍故惟近臣知東省門下省也夔龍舜二臣  
名會送唐時三省惟中書為尊及其退朝則必與

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中書而後分散○此篇大  
旨與前篇同前六句言入朝之景與事結句方言  
退朝之事

省宇

題省中院壁 省即門下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嘗陰陰落花遊絲白  
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淡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  
違寸心衰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賦也省中左右門曰掖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  
埤埤垣之副也以竹爲之謂垣之竹埤之梧長十  
尋也洞門謂門之相當洞澗也對雪西北地寒春  
澗猶自積雪也腐者壞敗無用腐儒漢書黥布傳  
高帝對隨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通籍卽  
仕籍謂爲拾遺也唐文武九品以上每月送冊籍  
以引駕仗及監門衛凡朝參奏事左監門判入右  
監門判出違寸心謂少年以諫誣自許今無所獻

納故違寸心也天子龍袞故曰袞職補補其闕也  
大雅詩云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南金古詩美  
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荆揚之金雙則  
言其多○竹埤掖垣之上編竹爲儲若城上之  
睥睨也唐宮中種花柳故有次聯之景二句富麗  
混成前四句詠左掖之景後四句自詠也蓋有所  
諷故題自傲且規同列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  
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  
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賦也悲自語自聞之自言之好誰看自見之自賞  
之皆無他人也在苒侵尋也音書鄉書也伶俜行  
不正貌自祿山反至今凡十年遭亂之態蓋如此  
一枝莊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此公直宿  
之夕賦以述懷言府中深遠故清秋夜氣已寒獨

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月色雖好自  
賞獨宿之況如此得無悵然乎故言兵戈侵尋不  
已鄉音斷絕不來欲歸則關塞迂遠人烟蕭索不  
易行也自華州棄官舍忍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  
未歸所以勉強參謀幕府如鷦鷯且就一枝之安  
也焉得鬱鬱久居此乎第二聯雄壯工緻當時夜  
深無寐獨宿之情寂然可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廣德二年夏公以嚴武表為節度參謀簡較  
工部員外郎

幕府秋風日夜清  
淡雲疎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堪時  
落堦面青苔先自生  
復有樓臺銜暮景  
不勞鐘鼓報  
新晴浣花溪裏花  
饒笑肯信吾兼吏  
隱名

賦也幕府嚴武之幕府也淡雲疎雨故易散而晚  
晴朱實赤果也堪當也果已熟而又經雨也苔先  
自生院中階潤長苔不因雨而生也樓臺獨高夕

陽倒影射之若相銜銜舍也報新晴平時院淡不  
辨天色惟聽鐘鼓聲亮則明白之晴可知今既見  
銜暮景則不必鐘鼓之報矣當此時也西郭浣花  
多笑我不得出院而玩晴景殊不知我雖在官而  
心在於隱雖為吏猶在山林然豈物情所能察乎  
故不能不懷歸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  
陂之陽○此亦直宿府中未出而作前六句賦院  
中晚晴結一旬懷西郭茅舍公大不樂幕府明年

正月果辭歸草堂

居室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橙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  
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  
新巢傍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  
解嘲賦也背郭浣花溪在成都城外  
故曰背郭蔭覆也路熟者公久寓成  
都寺中往來江路熟也緣循也

俯臨也橙木名不材易成止可充薪  
蜀地所宜籠竹蜀竹籊籊是也鳥以  
將子故暫止燕以定巢故頻來揚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  
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傳  
董賢用事雄謂經莫大於易方草太  
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  
而雄解之號曰解嘲○言此堂成景  
既幽約郭外溪頭木吟風竹滴露鳥  
止燕來則堂之成非惟人得其止而  
物亦各遂其性故公定居於此



本律  
末以楊自此用其事而反其詞者翻案法也凡用  
故事當以此爲法而不滿於楊自見

卜居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  
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蜒飛上下一雙鷓鴣對  
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賦也浣花溪一名錦江在成都府城西南屬犀浦  
縣主人裴冕也劔南節度使爲公卜浣花溪作草

堂居之萬里橋名在浣花溪東昔孔明送吳使者  
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此得名山陰縣名  
屬浙江紹興府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  
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溪卽乘興棹舟訪戴  
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  
而返何必見戴安道也○此詩因裴爲卜居而作  
前四句一意敘事故次聯對屬不拘若天成然讀  
之繹如也城郭中人事繁雜卜居江上挹濯清流

既盡塵事又浣塵襟所以可消公之愁也第二聯言  
垂鳥之微亦相得而自適則公之適意可知然未肯留  
連景物而已又將東遊萬里尋訪戴故事而效之公豈  
懷居者乎裴方為卜居而即想東行或裴知已待公有  
未至歟後嚴武鎮蜀而公西居草堂可見情意之  
厚薄矣澄江一句應首句第五六二句應林塘幽一句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

淨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  
淒涼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賦也萬里橋見前卜居註百花潭寰宇記公宅接  
浣花溪地名百花潭滄浪水名娟娟美好貌裊襲  
也冉冉至而不絕貌娟娟句風中冉冉冉句雨中  
風昔人名曰互體○此詩因草堂起興而作用末  
句狂夫字題非正賦狂夫也前四句賦草堂見其  
居則可矣然又必有所養也古朋友有通財之義

今厚祿者久無書問則不念我之貧矣稚子有待於撫育今嘗乏食而有飢色則不能盡父子之道矣交不能結幼不能慈至於一身亦將轉乎溝壑蓋繇疎宕放曠之所致也疎宕放曠宜夫人以狂夫目我然我豈爲貧困而改其素態乎故笑其老而更狂也公之飢困若此則裴之待公可見矣

野老

題取篇首二字如秋盡之類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

下賈客船隨返焔來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意傷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賦也野老公自謂也迴與回同曲也潭百花潭也下下網也長路自長安至蜀路之長也劔閣卽西川棧道在綿谷縣壁立萬頃下臨川江窮極險峻可以生悲片雲公自況也琴臺在浣花溪其卽司馬相如卓文君貫酒之地東郡滑州也乾元二年史思明陷東京及濟汝鄭滑四州在今河南界內

至德二年玄宗行在於成都故陞為南京公自注  
 得稱城闕○此詩亦以草堂起興而傷時極懷歸  
 之情而作江岸回曲柴門不正者逐江勢而開也  
 漁網客船江上所有因柴門向江而見然公豈鬱  
 鬱久居於此乎故言自長安入蜀其途悠遠歷險  
 生悲此身如片雲之浮無所依藉亦何意戀此琴  
 臺第故鄉猶亂未可得歸故在蜀聞畫角而哀傷也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上之一終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上之二

明長洲後學薛 益集註

海陽社弟程聖謨

男薛 同較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  
 釣鉤多病所需惟藥物微軀此外復何求

賦也江錦江浣花溪也○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皆以江村對言而見事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之事第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領聯事物之幽顯聯人事之幽燕之自來去見物之並首鷗之相親近見公之忘機妻子嬉戲各適見公俯畜老安少懷也尾聯自言藥外無求公之胸次灑落稱此江村之幽意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

子美芹蒜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隣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浚酌道吾真炙音蔗郗音締賦也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人望之如袒日故謂之赤甲赤甲白鹽瞿塘峽口二山名方輿勝覽云在夔州巫山在巫山縣東炙背獻芹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叟嘗衣縵廣破麻如糸僅以過冬暨春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纈狐貉也願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

七律

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蒺藜甘泉萃  
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憐  
於腹衆嚼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公用其事  
言遷居於此得是炙背之樂美芹之味亦云足矣  
鄭審薛璩郝昂岑參皆公故舊非我隣不相近也  
郎中未詳評事崔評事也道言也○此公太曆二  
年春遷赤申山新定所居姑以炙背美芹自樂而  
繼以懷友之情嘆四公不得嘗相親近惟郎中評事

人者得以接飲是以病猶淡酌所以道吾之真情也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灤西頭古堂本買藉疎  
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  
帆秋却爲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  
賦也客謂吳郎司法公時移居東屯以灤西草堂  
借吳居之舸太舟也忠州屬四川重慶府遣騎公  
遣以迎吳灤見前詩注夔有澗水橫山谷間市人

謂之灑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灑東灑西塔之父爲  
姻兩塔相謂爲姪○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謂吳  
自忠州來我迎至灑西草堂居之因言我初買此  
舊宅以其寬朗可藉以疎豁我之胸襟今則借吳  
自州中遷來停居而宴遊也雲石巫峽之雲石熒  
熒猶灼灼颯颯蕭瑟貌吳必公之姻姪故稱爲郎  
過逢謂公過而吳迎也地卽草堂之地層軒堂前  
軒也頸聯賦草堂之秋景末言我來相訪却視爲

吳家而作親眷相訪但許我坐於軒外頻來散愁  
而已未敢直入室奧也亦相謔之詞耳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  
此祇緣忍懼轉須親卽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  
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賦也撲採也此撲棗者親親縱之也遠客卽吳郎  
也多事多疑慮也真正也插籬別嫌意甚正也此

又放吳郎一步也訴寡婦訴也思戎馬思天下遭  
兵困窮如此婦者也淚盈巾惻隱仁惠之心也○  
此詩因公草堂前有棗樹鄰婦得取以為食及吳  
來居則不敢至而吳又編籬斷之故公賦此囑之  
謂我棗任鄰婦搢者以其無子奉養也苟非困窮  
所迫此婦寧有此事只緣其畏怯故轉須親縱使  
其安心取之今因吳郎遠客不敢來搢雖為多慮  
然吳使入使編籬別嫌意固甚正或亦不必然也

此婦昔曾訴我官府微求之急貧至徹骨我因思  
四方多難如此婦者眾矣為之墮淚盈巾惜不能  
兼濟況一婦人可不任取棗乎所以勉吳郎公之  
仁惠即治岐之心也○盧公胥杪云語云仁人之  
言其利溥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今觀子美詩  
溫柔敦厚一本之愷悌慈祥徃徃溢於言表即如  
又呈吳郎一首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亦  
吳郎又廻護吳郎七言八句百種千層非詩也是



乃仁音也側隱之心詩之元也詞客仁人少陵獨步  
題人屋壁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  
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塔溜  
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賦也栢未詳或云栢大兄弟乃貞節猶子碧山學  
士梁天監中張褒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碧

胡得切音核按劾彈治也  
又推窮罪人也又胡改切義  
同

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銀魚學士佩章蓋指  
栢學士也白馬張湛嘗乘白馬善諫光武者却不  
進而退也三冬足東方朔年十三讀書三冬文史  
足用團傾蓋雲團如車蓋之傾也溜決渠水溜如  
渠之決也勤苦得徐陵見弟姪讀書指其書語人  
曰人之富貴必從此勤苦而得五車書莊子天下  
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蓋言其多也○學士棄  
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貴而能

賢因言雲當戶而團聚其狀如傾車蓋水浮堦而溜成新決之渠是實事此聯茅屋之景見學士之能處幽寂結句因學士而勉衆人力學言已貴者猶開萬卷况欲求富貴可不多讀書乎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爲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賦也鮮新卽新鮮也鐘磬草堂所貯古樂器也白鴉谷青泥坊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谷有翠微寺谷口出粟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置青泥軍王給事王維也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朝川維嘗作朝川圖傳世坊與防同卽隄也芹雜米爲飯○崔氏未詳東山其別業也故道其草堂幽適而崔君自擊鐘磬以聽其古音前六句賦崔氏草堂結乃及王西莊者言給事仕於朝而門閉不入賓

客何如崔草堂之放曠抑彼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二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  
內鵲鴿飛急到沙頭曉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  
穩流朱紱即當隨絲繭青春不假報黃牛

賦而比也天寶初荆州改為江陵觀公季弟也藍  
田在三輔之內此詩作於大曆三年冬明年正月

出峽真傳謂遠信多虛況兵戈之際尤易妄今觀  
迎妻子既至江陵則所傳真始解前虛傳之憂也  
鴻雁飛有先後之序失一雁則缺其行是則有兄  
弟之倫鵲鴿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相應詩棠棣  
篇鵲鴿在原兄弟急難峽內巫峽之內沙頭地名  
在江陵郭外即今沙市曉關即藍田關正險要處  
方輿云秦二世時沛公自武關入秦遣兵拒曉關  
曉關在峽內上洛北藍田南武關西禹鑿郭璞江

賦巴東之峽夏禹所鑿朱紱公為郎賜緋故朱紱  
即綬也鷓鴣水鳥江東人畫於船頭以驚水族神者  
黃牛荊州記宐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見送韓十  
四江東省觀○此詩以二鳥為兄弟之比影來峽  
內言兄弟相隨飛到沙頭言觀達江陵曉關險遠  
今觀已過其地而至此則亦不覺其遠峽內夏秋  
多險冬寒水落則流正穩公可乘舟出峽下江陵  
與觀會故言盛服乘舟即往相見新年不必觀報

杜律

上之二

平安於峽中矣明正公果出峽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  
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極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  
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

賦也秦山在藍田界苦寒侵苦其侵肌骨也生春  
色生笑顏也客指觀言如意器名執之以指揮者  
王戎好作如意舞白頭吟公特借用猶云白首放  
歌也索色共笑歡極無所告語也半不禁梅乃初

杜律

上之二

九

本有  
發春色反不如我生春色矣。○起聯追念觀自藍  
田來時雪寒勞苦他鄉就我使一家聚會之喜可  
見客心之厚藍田杜曲同在三輔是為故國後四  
句極言歡極之狀起舞長吟猶為未足後索梅花  
共笑尚不禁寒反不如我矣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向蔣翊逕為園須似邵  
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賦也庾信字子山祖易父肩吾俊邁絕倫博覽羣  
書仕梁及後周雖通顯而鄉關思切作哀江南賦  
侯景亂自建康遁江陵居宋玉舊宅在城北二里  
羅含字君章晉人夢吞鳥藻思日新為桓温別駕  
以解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二里小洲上立茅舍而  
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及還家階庭蘭菊叢生人以  
為德行之感蔣翊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逕惟裴  
仲羊仲從之遊為兗州刺史及王莽居攝以病免

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  
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比近  
也開涓滴爲弟而開也○此詩公因觀至江陵欲  
謀同居故寄聲問江陵有二先賢之宅今已年淡  
知屬何人但得短堦猶在雖殘草亦任其荒蕪喬  
木猶存雖無花亦可求假於人又言一賢之居若  
不可得而別謀則築居宜有開逕之地藝蔬當有  
種瓜之區果得如蔣邵則同居甚樂我近年因病

止酒才開涓滴然兄弟勸酬雖多飲妨病亦無所  
恨蓋淡以得遂同居爲快耳

隱逸

單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  
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余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  
須經高車駟馬帶領覆帳望秋天虛翠屏  
賦也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間乃南方之星

今覃隱居此地故云爾也北山移文齊書周顒字  
彥倫汝南人隱鍾山後出爲海鹽令欲再過北山  
孔稚圭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徵  
君漢魏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獨松菊借陶潛  
松菊猶存意哀壑壑聲似哀也戶庭隱居之戶庭  
也經經歷此山而隱也駟馬一車四馬也四皓歌  
曰高車駟馬其憂甚大帶傾覆言其禍患也翠屏  
山名也○覃山人已亡公過其隱居感而賦之也

南極有星所以識多壽而山人獨不壽移文所以  
譏隱不終今山人始終居隱而無與勒銘雖隱莫  
知其隱次聯卽隱居而言下因嘆我非不肯隱也  
見此離亂思欲匡濟不得已而出山人獨能知出  
處之分以爲此時必須經此山而隱末復嘆舉世  
之人不知高位有傾覆之憂莫能如山人能知出  
處者故悵結望秋夫之間但見空山壁立無一人  
能繼而來也

題張氏隱居

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蓋公開元二十五年遊齊趙從李白因訪張氏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賦也詩小雅伐木丁丁石門山名在山東兗州上

有二石東西相向下通人行到公所到也金銀氣史天官書敗軍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孟子與鹿豕即麋鹿游意也迷不知也出處謂所從來也虛舟莊子外篇山木章云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喻人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公獨行春山以訪張君而作言聞伐木聲而山更幽以寫求友之意春山而澗道猶寒冰消未消之時公所踐履石門澗



方來則到林丘時也。因美張君內能清心寡欲，故夜識寶氣，外能遠害，全身故與麋鹿遊。我來見此幽岩，已恍然迷其出處。及對其人，則疑是虛舟之泛言。張君無心而已，與俱化。公蓋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紀來訪隱者之事，後四句美張公而致歎服焉。

南鄰 朱山人也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

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賦也。成都府號錦城，錦里錦水，其名不一。芋、橡子似粟而小，賓客公自謂也。兒童喜因好客，故兒童見慣而喜馴。馴，近人兩三人同過訪者也。○此詩首言朱山人隱居食力，前四句詠先生之美，後四句賦相過南隣之事。野服食貧而好客不倦，愛物之誠，真隱士之賢者也。野航恰受當時之實境。

結句別時之即景亦見周旋談笑相眷難舍耳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公安縣屬湖廣荊州府大易僧之名沙門僧之通稱猶中國云息也言息欲而歸無為也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筒擬心神沙村自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

放春先踏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賦也廬山在今江西九江府周武王時匡谷先生兄弟七人隱於此山因號匡廬山遠晉時僧慧遠族姓賈氏見廬山清淨遂居焉公欲就者蓋託言也麗美也藻文辭也休上人僧慧休姓湯能詩僧以此大易也問如問遺之間留製作留大易之製作擬揣度也心神妙指也廬山西南有香爐峰相望二十五里蘭若音僧居小於寺者空靜處也釋

氏要覽三國時高僧鄧隱峰遊五臺淮西擲錫飛  
空而往傳燈錄舒州澗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  
公和尚與白鶴道人皆欲居之同謀於梁武帝帝  
以二人俱有神通俾各以物誌其地道人云某以  
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為記已而鶴先飛  
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立  
於山麓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  
築室焉出風塵錫止爐峰可以遠兵戈故也○此

公於太曆二年冬將發岳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  
僧言已欲遠遊廬山近僧房以隱居乃於此地逢  
能文之僧如湯休者太易沙門也太易頻來訪我  
於舟中且留下所作之詩而見其麗藻矣既藏其  
詩又長開篋筭而觀以擬其心神謂詳求其造語  
之微意頸聯即別時之景尾聯言我先往廬山爐  
峰作其居伺太易飛錫而來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江寧縣在今應天府上人謂勝行在人之上  
公開元十九年遊吳越客此

不見曼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  
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賦也潺湲流淚貌好事謂儒者之事猶文暢喜文  
章也與從也袈裟釋服也棋局泛湖公與曼舊遊  
之事也○公自言別曼公已久故封書寄與極其

感傷因問其能如舊時之好事與否我今雖有新  
詩誰為傳誦無如曼公之好事故也於是追述以  
見不忘末言有人來說曼公嘗話我為官不知老  
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矣抑亦見曼公之不忘我  
而我志不行空為知己者道也或是罷拾遺之初  
故云爾也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卷之二

涪城縣在今四川潼川州西北有香積山并寺而官閣在焉涪音浮

寺下春江淡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鳥飛鷺晚悠悠諸夫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賦也江涪江也官閣迎官貴之閣也迴遠也小院迴廊閣中屋也悠悠靜適意諸夫佛像蓋閣在山腰而正殿在山頂合在所謂合下便是者也上頭

隋嘗琮侍煬帝遊寶山問幾時到上方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香積寺冠山俯江官閣臨流此時春江不流風恬浪靜不應添愁中四句山林禪刹之景又不應添愁蓋公久客梓州感時懷土況坐此空寂之閣所以遠添愁也因言山腰之景陰森如此又即其靜寂之景而遂言諸夫不遠即日須至山巔眺望亦可自舒矣

七律

上之三

十八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  
孤城返照紅將歛，近市浮烟翠且重。  
多病獨愁嘗聞寂，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賦也。雪峰即雪山，在今四川巴縣。僧來不語，言其外已亦不足與語者。鳴鐘釋書所謂衆集撞鐘是也。聞靜也。故人即裴迪也。詩瘦，崔浩愛吟咏，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也。

慵，疎懶也。○此詩公寓西安寺，而裴之所居不遠，故言遠峰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鐘之僧不與公語，但見遠城殘照，近市濃烟，無非暮景。遂言已多病獨愁，而嘗聞寂者，正以故人未從容而相見耳。前四句是暮登之景，後四句寄裴言。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  
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  
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鳥

本會  
一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謁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賦而比也中天周穆王臺名指玉臺也又漢禮樂  
志遊閭闔觀玉臺注云上帝之所居松柏重布曰  
積翠上帝天帝也絳節朝言羣仙皆朝馮夷水仙  
河伯也羸女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  
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因  
教弄玉吹簫作鳳皇鳴公爲作鳳皇臺夫妻在其  
上一旦鳳至皆隨鳳飛去秦姓羸氏擊鼓吹簫比

觀中道士奏音樂者隱見隱而復見也參差不齊  
貌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寫其  
臺前之景非謂裝塑壁上之景○起聯以天上玉  
臺上帝所居詠此玉臺觀故曰遙曰高居次聯以  
水仙女仙之事比道士第三聯賦觀前景而鵲橋  
亦是用事措竈竈窟之實景然二句皆恍惚奇怪  
之狀所以描寫仙境也未聯則正言居此地者若  
更不老而能飛行則我雖以暮齒更須留此終老

不<sub>レ</sub>去矣然豈有<sub>レ</sub>是理哉亦因對上句而用此名耳

四時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音杏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  
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鸝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  
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賦也晶晶明顯貌百和香漢武帝時月支國進鶯  
畏濕故飛回燕喜濕故不妨飛閣公所居之閣圖

畫裏言乍晴乍雨煖氣熏入鶯燕往來凭蘭寓目  
真如圖畫也虛無空濶也○此卽峽中事而有懷  
荆南其欲出峽之意切矣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曠空楚夫不斷四時  
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  
欲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賦也擁與壅同緣病壅塞其身不得出游也峽巫



本館  
峽之中也。瀟湘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即洞庭湖也。洞庭湖又與青草湖相連，並在岳州巴陵縣西北。見後所思詩注：空天也不得出游，則瀟湘之勝虛在彼處。映天而已。夔州為南楚蜀，即夔山。後四時嘗無晴日，稱為漏天。巫峽多風，故曰長吹草閣。在夔城，公所建也。夔地暖，故暮春而蓮已紅，叢聚也。○此詩以結句暮春二字為題。公久欲挈家南下，又況臥病愈覺悶，入瀟湘勝遊。

徒虛來聯久，雨長風使人鬱悶。草閣野池聊可遣悶，而風雨又阻其擁塞，為何如也。曾不如鴛鴦之得自適也。

曲江二首

曲江在陝西西安府漢武帝所鑿，其水曲折如嘉陵江，故名。唐都西安，以曲江為勝境，都人遊賞莫盛於上巳中和節，或賜宴，臣僚於此。此詩公為拾遺在京師時作也。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入且看欲盡花驚  
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  
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賦也飛此一片花減却青春色古語也○此公志  
有不行故因傷春暮而感人事也言花飛一片已  
減春色而風飄萬點之多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  
落則花將盡矣故次聯言且看此花空痛飲以領  
餘春不可嫌其多酒第三聯又即所見而感人事

之變亦因春暮而觸此情也即曰曲江舊時風景  
佳麗祿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堂無入則翡  
翠來巢苑謂芙蓉苑在曲江西南麒麟塚前石獸  
無主故毀而臥盛衰不啻如此推詳此理則人生  
須及時行樂耳何必浮名之絆身絆馬繫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  
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賦也典衣貧窶也酒債孫權叔孫濟嗜酒欠人酒  
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嘗行坐處欠  
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嘗故  
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龜年詩云岐王宅裡尋嘗  
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不拘數對尋嘗幾度皆俗  
語七十者稀古語也時公年四十有七淡淡情之  
至也欸欸情之親也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猶欸欸  
也馬少伶春日詩云傳語風光道先歸何處邊公

蓋用之言相與賞翫莫相違戾此得非語同舍郎  
乎公祖審言與宋之問相唱和詩有縮霧青條弱  
牽風翠萼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  
之句若子美林花着雨一聯與此傳語風光結雖  
不襲意而語脉蓋有家法○此承上篇而作首言  
每日典衣沽酒醉以惜春次聯言不特江頭而已  
嘗時經行處皆然亦人生及時行樂自古壽至七  
十者少何況百年第三聯卽江頭之景末言如此

風光與人生共流轉而不息令春已暮相賞亦暫  
時故傳語莫相違蓋留春之詞耳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  
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  
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賦而比也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江曲江在苑北  
坐不歸者無意緒也水晶言清明也宮殿在江頭

者霏微烟霧貌吏情官況也滄洲滄浪之洲隱地  
也遠情況遠也拂衣王獻之字子敬為人高邁不  
羈年幼觀門生擢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日此郎於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去○此及後  
篇疑論房縮遭譴怒從官之際而作也以頸聯尾  
聯觀之皆失意之詞非如前行樂賞春之比矣次  
聯楊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江頭宮殿淡  
杏花鳥自若愈添人之無緒惟縱飲自寬甘爲入

本有  
所棄絕而不逐朝參實與世態背馳未復自責前  
日牽於薄宦更覺滄洲之遠奈何老大不能見幾  
徒自悲傷悔不早辭官而去也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臙脂  
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淡駐輦芙蓉別殿謗  
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賦也苑牆芙蓉苑牆也雲覆牆雨意不絕也江亭

曲江之亭年有四時以春爲芳靜者無遊人也荇  
水草相連而生故曰翠帶新軍至德二載左右龍  
武兩軍賜名天騎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芙蓉園  
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別殿而曲江又連芙  
蓉苑駕嘗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云江  
頭宮殿鎖千門是也謾怠忽也金錢會開元間於  
中和節賜百官宴錢於曲江合宴并賜太嘗教坊  
樂金錢不曰黃金卽銅錢也佳人妓也樂器有名

錦瑟者以錦囊盛瑟猶寶瑟瑤瑟之謂也○此篇末云何時疑公已罷拾遺不得與賜故云題云對雨而通篇實有留連曲江之景羨慕侍臣之榮其殆不忍去其君乎又云是時京師新復庶事草草無復開元宴遊之盛故云託言對雨而傷之

多病執執奉懷李尚書

執囚也囚困於執也李李之芳也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太水森茫炎海

揆奇峰碑兀火雲升思霑道賜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賦也鬱蒸熱氣似甑之蒸也太水江也森茫太水貌炎海南海也奇峰夏雲多奇峰也碑兀山峰不穩貌暘暑病即消渴症也江湘四月有熟梅雨行道之人多望之玉井冰唐制百官賜冰公左拾遺當與賜冰之列期不顧前漢陳遵字孟公每飲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嘗有部

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  
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  
令從後閣出去應休璉與滿公琰書曰孟公不顧  
尚書之期山陰雪興見卜居○四月早熱故云何  
須公在外不得與賜冰在已則不敢望宮恩在道  
之人則思霑梅雨可謂先人後已而仁民之心重  
且長矣結句言懷李尚書而不得往訪故用二事  
只是言我非不肯與李相會但多病執熱如前六

句末言懷李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食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  
蠍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  
相仍南望青松駕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賦而比也對當也蠍全蠍陰夜毒人虫也青蠅汚  
穢之虫仍重疊也層冰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  
冰萬里堅厚百尺○公自拾遺論房琯事帝怒乾

元元年七月貶華州任椽曹去省掖而居州廨本  
不勝抑鬱而煩懣又值早秋毒熱對食不能又愁  
蠅蠅以比未清平而讒人凶極蓋有棄官之志矣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興而賦也玉露秋露也蕭森蕭條也江指峽塞指

巫山江間即峽塞上即山菊乃山中物舟乃江中  
物中四句交股應巫山巫峽四字兩開謂經兩秋  
開他日向日也指已往一繫謂始終繫此思鄉之  
心也故園指襄陽洛陽巫山巫峽並夔白帝城有  
白帝樓又有最高樓公孫述所築據蜀自稱白帝  
○時公艤舟以俟出峽當秋感興而作是詩露凋  
楓林則秋深而氣蕭因指所見峽江之間波浪蹴  
天楚塞之上風雲匝地將閉塞而成冬矣因歎久



客於此他日見菊開已兩揮淚始終心在故鄉而  
身繫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況備衣御寒處處  
皆急白帝城中搗衣聲急愈關情矣無衣之感不  
勝咏嘆矣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  
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蝶隱  
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暎洲前蘆荻花

賦也每依瞻依之依也北斗長安上直北斗故名

北斗城實下古詩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  
沾衣昔聞其語而今則實下淚矣虛隨用昔人乘  
槎有時而返今我歸期未卜故曰虛按張騫及西  
域傳騫使西域窮河源無乘槎說惟張華博物志  
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齋  
糧乘之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中有婦人  
織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繇至此其人  
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訪問嚴君平還以問君

平平日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  
時也畫省省中以粉畫者香爐漢官儀尚書郎入  
直給文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嘗爲尚書員外  
郎也違遠也伏枕謂今抱病在夔故與畫省香爐  
相違遠也粉堞城上女牆飾以堊惡去聲土故曰粉  
堞隱痛也笳聲嗚咽聞之而悲痛也胡人卷蘆吹  
之以爲笳簫月映洲前適見日斜忽又月出光陰  
如此迅速豈不尤可悲哉○此因夔城晚景而望

長安極言思歸之切聽猿一句應夔府奉使一句  
應京華畫省一句又因隨槎而言山樓一句又因  
聽猿而言皆以夔城長安交互對言之結又應起  
而爲始終之辭

千家山郭靜朝輝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  
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  
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賦也暉日光也江樓夔州府臨江有靜暉樓翠微

山氣青縹色，再宿日信泛泛無所止也。飛飛猶未歸也。漢匡衡字稚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元帝問政治，衡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公嘗論房琯而上怒，則功名分薄不及衡也。漢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與衡同時會，初立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公嘗待制於集賢院，召試文章，送隸有司。此傳經不如向也。同學同習學者五陵謂長霸陽茂杜皆豪貴所居，為衣馬馳騁之地。○此亦

因坐江頭樓見秋景而傷薄命不知長安之少年也。秋曉氣清，每日所見之漁舟已越，再宿猶泛泛於江上。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山郭，皆以清秋而自適。賤而漁人微而燕子自適，且如此，因嘆不惟不如衡向，且不如同學之少年，久淹於此，空公之有感而自歎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

書進魚龍寂莫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賦也奕棋一局一勢互有勝負也百年言自祿山之亂至於代宗時朱泚亂之吐蕃陷之言其久也直北夔之北方乃隴右關輔之地防河北羣盜并回紇也振奮也征西言吐蕃之亂未息羽書插羽於書取速疾意傳兵報也酈道元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此詩專為長安之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皆可悲者豈非似奕

棋況秋蟄之際豈不重思故國平居之事乎則今日之不勝悲者愈不勝矣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鎖點朝班賦也蓬萊唐宮名即大明宮受外朝者也唐高祖龍朔三年改蓬萊宮南山終南山也承露金莖莖柱也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

之上<sub>レ</sub>有<sub>二</sub>仙人<sub>一</sub>掌承<sub>レ</sub>露和<sub>二</sub>玉屑<sub>一</sub>飲<sub>レ</sub>之號<sub>二</sub>金莖露<sub>一</sub>卽通  
天臺招<sub>レ</sub>仙人侯<sub>レ</sub>神人者也瑤池王母列子周穆王  
命<sub>レ</sub>駕遠遊升<sub>レ</sub>崑崙之丘遂賓<sub>レ</sub>于王母觴<sub>レ</sub>於瑤池之  
上又漢武時王母降<sub>レ</sub>于承華殿見<sub>レ</sub>前注紫氣函關  
令尹喜周大夫也善<sub>レ</sub>天文望<sub>レ</sub>見東來有<sub>レ</sub>紫氣浮關  
喜曰應<sub>レ</sub>有<sub>レ</sub>聖人過<sub>レ</sub>果遇<sub>レ</sub>老子著<sub>レ</sub>道德經明<sub>レ</sub>皇好<sub>レ</sub>神  
仙故<sub>レ</sub>公借<sub>レ</sub>喻<sub>レ</sub>雉尾殷高宗有<sub>レ</sub>雉之祥章服多用<sub>レ</sub>  
翟羽唐緝<sub>レ</sub>雉尾爲<sub>レ</sub>扇翼以障<sub>レ</sub>塵也龍鱗袞衣上有

龍章幾回猶云幾度青瑣宮中門名點猶廁也謂  
昔爲<sub>レ</sub>拾遺時也○此詩用<sub>レ</sub>長安故事以<sub>レ</sub>起興末乃  
自嘆而懷<sub>レ</sub>舊也首日唐天子坐<sub>レ</sub>蓬萊宮正對<sub>レ</sub>終南  
山而承<sub>レ</sub>露盤柱竦立<sub>レ</sub>空中西則望<sub>レ</sub>王母自<sub>レ</sub>瑤池而  
降東則望<sub>レ</sub>老子入<sub>レ</sub>函關而來當<sub>レ</sub>此之時雲氣隨<sub>レ</sub>雉  
尾扇而開但見<sub>レ</sub>日光旋繞龍顏羣臣咸<sub>レ</sub>視儼若<sub>レ</sub>神  
人之見<sub>レ</sub>末乃自嘆我今獨臥<sub>レ</sub>峽江忽<sub>レ</sub>驚秋至因<sub>レ</sub>思  
在昔幾度立<sub>レ</sub>於朝班而今不<sub>レ</sub>復覩矣可<sub>レ</sub>勝情哉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來城通御  
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  
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賦也瞿塘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瞿峽乃三峽之  
門雖相去萬里而秋氣蕭索止一色素秋秋屬金  
金水號素花萼樓名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南內穿  
夾城至花萼相輝樓同寢故云通御氣芙蓉苑又  
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吐蕃磨京

師故云入邊愁珠簾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簾  
繡柱柱帷繡作黃鵠文此指樓言牙檣以象牙飾  
帆檣此指曲江言起驚起也歌舞地卽曲江秦中  
卽長安周秦隋皆都焉○此詩思曲江而作瞿塘  
曲江相去遠而蕭索同遂言昔之富貴遊賞而今  
乃若是令人回首良可憐惜然神京帝里只在秦  
中必非篡竊久據我安得而不思歸哉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

月石鯨鱗申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  
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河蒲地一漁翁

賦也昆明漢武帝元狩二年發吏卒穿明池在長  
安西南帝欲征越雋昆明夷國有滇池方三百里  
漢使求通身毒國而爲昆明所蔽欲往伐之故作  
池象之以習水戰周迴四十里諸國俱在今雲南  
交址界織女漢宮闕記昆明池左右有一石人相  
望以象牽牛織女石鯨西京雜記昆明刻石爲魚

每至雷雨魚嘗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  
有驗菰又曰蔣又曰茭白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  
謂之菰手臺中有黑者爲烏鬱一云茭鬱苗硬者  
曰菰蔣秋結實乃凋菰米也墜粉紅蓮初結實花  
蒂褪落故墜粉紅也鳥道言山高徑窄惟鳥可過  
也江湖謂瀟湘洞庭漁翁公自謂也關塞卽白帝  
城鳥道卽峽中高山也○此感昆明之廢而言武  
帝欲征昆明而爲池以習水戰則其捨撫尚可想

見者今織女無復天河之象故虛夜月石鯨無復  
雷雨之異惟有菰蓮雜生其中當秋凋謝而已嘆  
池水之荒廢為武備之不修致胡羌內入而長安  
屢陷故卒乃託於蜀道險阻不可以歸如江湖滿  
地風波我但一漁翁飄泊其間曷勝悲哉○虞云  
昆明池景惟順流下峽則江河滿地任我漁人之  
漂泊豈不令人感嘆乎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  
更移絲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賦也昆吾地名御宿川名逶迤回遠貌紫閣峰終  
南山之別峰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  
御宿昆吾是也峰與陂皆在長安香稻碧梧鸚鵡  
鳳凰倒用文法仙侶同舟用李膺郭林宗同舟人  
望之以為神仙問遺也春相問費昶春郊望美人  
詩芳郊拾翠人蔡夢弼云乃詩人雜佩以問

註親  
賢結



權解佩送之 陂上遊人之盛同芳春晚更移忘歸時也  
 彩筆江淹事○此感漢陂不得返舊遊而作公自  
 長安而遊漢陂必道經昆吾山御宿川而行及至  
 則見峰陰入陂領聯言陂上物色之盛如此頸聯  
 言陂上遊人之盛如此公與岑參兄弟遊漢陂有  
 二詩又與源少府宴漢陂有詩又有城西陂泛舟  
 之詩其時未授官皆以文彩干動求知實擬飛騰  
 而今白首乃在峽中吟望漢陂何其低垂不能奮

飛若此乎○自聞道長安以後五首皆以前六句  
 始終長安之事末乃歎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  
 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嘗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賦也迴旋也不盡不舍晝夜也宋玉悲秋馬卿多  
 病公自況也繁多也潦倒老病也停止也○此第

六句方言登臺而題曰登高者蓋前四句皆臺上所見之景風急天高秋氣之肅故猿嘯而哀渚清沙白秋江可愛故鳥去復迴落木一句應風急天高長江一句應渚清沙白惟登高望遠故見落木之無邊長江之不盡也久客遠地多病登高對景悲秋其為艱難潦倒甚矣安得不添白髮而廢酒杯乎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遙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賦也公自成都再至梓州故云東行茅齋即浣花溪草堂成都有大城西有少城城外小城戰國時張儀築隈水曲也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號靖節先生侃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父姿城太守史逸其傳宅邊有五株柳著五柳先生傳以自

况多種菊每携酒吟詠其間嘗於九日無酒出宅  
 邊摘菊盈把有頃江州太守王洪遣白衣人送酒  
 至便醉飲而歸江錦江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  
 三伏之際盡日酣飲以避一時之暑號為河朔飲  
 雪嶺成都西有雪山又曰西山獨看言家不在也  
 劔門劔州劔門縣有梁山一名劔山自蜀出漢中  
 道皆繇此以門名時吐蕃寇劔門有兵防禦尚未  
 通北人○此詩言別茅齋而東行秋已盡矣暑已

退矣故老却東籬之菊空遇江上之酒表自晦也  
 此時雪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日之落劔門有兵  
 防禦尚未通北人之來故公且東行未擬回也尾  
 聯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中殊無好况何  
 時得以開懷抱耶其情亦可悲矣

十二月一日二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  
 雁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喜椒花媚

遠夫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賦也臘者接也新故相接之謂又歲終祭神之名  
春意動楚地冬煖故丑月而春意先至也雲安縣  
卽今夔之雲陽縣也送書雁漢蘇武使匈奴十九  
年不得歸宣言武已死後昭帝議和或教使者言  
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  
匈奴以爲神遂放還雁本無傳書沿襲以爲故事  
耳百丈巴人接竹爲纜以牽逆流之船名百丈瀨

灘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憐而聞雁見船乃江可  
憐之實景梅雖未驚愁人之眼而椒盤則媚又春  
意動之實事明光殿名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  
制詰肺病甫有消渴疾公嘗爲左拾遺起草於此  
故追言之日邊帝都也○言今朝爲臘月春意動  
矣而此江爲可憐者何處送書之雁誰家上瀨之  
船也公正思鄉下峽故所感如此今之衰病不知  
何時朝帝都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  
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自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燭楚客惟聽棹相將

賦而此也雲安冬蒸地暖故寒輕而烟碧霧暎日  
故色黃夔之奉節太昌一縣有鹽井其俗以女當  
門戶多販鹽自給何郡郎謂商賈也新亭晉王導  
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每暇  
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

自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  
其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  
收淚而謝之茂陵漢司馬相如口喫而善著書有  
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此承上篇亦作雲安  
縣前之景公留峽不得還長安若周顛輩公之臥  
病若相如故頸聯以新亭茂陵二事自喻尾聯遂  
言腸盡則春至不愁花不盛開惟想移棹而去爲  
快公馱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郭矣相將

乃撥棹之狀兩人扶持而送故曰相將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  
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准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  
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賦也此篇承前春花句而預言春景意謂今雖是  
屬月一日轉眼則春半矣即看者設若假如之義  
謂即如見燕子入門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翠  
微矣春光之盛如此准擬開懷亦已久矣只愁年

老親戚知舊凋謝離索見面者少則無同玩此景  
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兼嘆老思鄉則我之懷抱  
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春至之難惟慮  
還鄉之不易也

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增註上之二終

律文內容，因紙質模糊，文字極其淡且難以辨認。此處應為律法條文之正文。

